

03 青溪龙砚 (1)

『悬疑女王』演绎国宝争夺战



民国初期的北京城，依然保持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虽然恢复了帝制，但街道上仍然热闹非凡，开当铺的、卖杂货的、耍猴的、唱戏的……都在经营着各自的小买卖，当然也有一些人举目无亲、欲哭无泪。

大清朝灭亡了，太监、宫女们全被轰出了宫门。在皇宫里待久了，现在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他们竟是两眼一抹黑，既无亲可投，又无友可靠。

中关村原来叫中官坟，几十年前是一片荒凉的坟场。中官就是皇

宫中的官儿，这里指的是太监。中关村原来是太监的坟场，太监的坟墓几乎都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这其中是有历史渊源的。

太监和普通人一样重视身后事，但太监没有后代，没有亲人来祭奠和保护他们的坟墓。古代有一种欺负人的说法——踢寡妇门，挖绝户坟。太监属于“绝户”，想到死后的凄凉，即便是地位尊崇的大太监，恐怕也难免忧心。

求佛不如求己。从明朝开始，太监们就开始在中关村一带购买“义地”，也有历代皇帝赏赐的，在此渐渐形成了太监的墓葬群。随着墓葬群的规模不断扩大，这里建起一些寺院，年老出宫的孤苦太监就寄居在这里，他们生活上依靠富裕大太监的捐赠，平时则给埋葬在这里的太监扫墓上坟，烧香祈福。太监在别的事情上贪婪虚伪，但在此处捐钱和烧香却诚心实意、不打折扣，因为他们深信自己的归宿在这里，不修今生，还要修来世。这种奇特的祭祀一直延续到民国前期。

大多数出宫的太监劳动能力差，坐吃山空总不是办法，于是，一些适合太监做的行业应运而生。他们大多从事两个行业，第一个是贩卖古董。很多太监从宫中出来的时候，都带出了一些宝物，靠山吃山。

不过，故宫虽大，珍宝毕竟有限，不是每个太监都能有宝物拿，真正能靠这个发财和维持生计的并不多，但从事古董一行的太监实际上却很多，这就是太监的第二个职业。因为一些店铺看中了太监们熟悉宫中物件，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还有一些店铺干脆弄个太监来做托儿，有这个活广告，他卖的“皇家御览之宝”“皇家镇殿之宝”就真假难辨，显得很神秘。

清王朝灭亡后，中官坟改名为中关村，这附近也渐渐繁华起来，周围的店铺逐渐增多，以贩卖文物为主。与此同时，北京城还拥进大量的洋鬼子，他们常常花低价钱收买古董运回自己的国家。

进入中关村正街大约百米处，有一家不太显眼的铺子，门面不大，上方写着两个朱红大字：云轩。里边略显空，一侧的木制架子上却摆放着多款砚台，形状各异，颜色幽深，透着大气和典雅。

一天中午，一个身穿长袖棉袍的男人正在打瞌睡。

自民国建立后，男人剪掉辫子，女人不再裹脚，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男人的发型还比较单一，辫子剪掉了，前额的头发却不进行修饰，竟然有点儿像汉奸的二八分头。

这个男人显然是困极了，左手

撑住头部，像磕头虫似的睡觉，前额的头发来回晃动着，略显滑稽。这时走进来一人，高大、威猛、卷毛红发，随着房门被轻轻推动，屋里有一股阴冷气息。

伏案睡觉的男人突然被惊醒，睁着一双惺忪的睡眼看过去，足足瞪了三秒钟，才揉揉眼睛站起来，磕磕巴巴地问：“这位爷，您，您找谁？”他的声音有些尖细，但目光中尽显媚态，似乎眼前的这个洋人就是他的新主人。

洋人微微一笑，似乎对这种献媚很满意。来到这里的外国人，自然是会中国通，这个洋人也不例外。他估计眼前的男人是太监，虽说自己对太监并不陌生，甚至还知道他们是阉宦，不过活太监他还是头一次见。他仔细打量着面前的太监，发现此人除了说话声音细点儿，没有其他特别之处。

洋人再次将目光落在旁边的货架上，打瞌睡的男人终于回过神来，从柜台后绕过来，在距离洋人约半米的时候弯下腰，细声细语地介绍：“这位大爷，您想瞅砚台吗？哎哟，您可找对地儿了，整个中关村，就数咱家……哦，数咱这里的砚台最好，够年代，都是真物件，你瞅瞅这成色，保您满意。”

（摘自《龙砚——绝命追踪83天》澹台镜 著）

06 亲情难忘 崭露头角

歌声传天下 精神存人间



邓家的院中有几棵香蕉树，每当香蕉成熟时，邓妈妈就请水果商来割走香蕉，换一些零用钱，当天就会为全家人改善伙食。

看到红烧肉，孩子们垂涎不已，爸妈不舍得吃，兄妹五人总是抢着吃。香港天香楼的老板回忆邓丽君常去店里点东坡肉这道菜时说，她爱吃红烧肉，不只是因为美味，更是因为童年的美好回忆。

邓丽君走红后，总不忘在逢年过节与家人团聚，就是因为想念家人在一起的欢乐与融洽。

邓丽君不爱吃馒头，小时候家境贫寒，哪能容得孩子挑食，但邓爸疼爱女儿，总是让儿子拿着自家做的馒头、包子、大饼，到邻家换米饭给她吃。

邓丽君虽然小时候不爱吃馒头，长大后却对妈妈包的饺子情有独钟。三哥邓长富记得她在小时候就会和面、擀皮儿、调馅儿、包饺子，她去日本发展时，当时担任日本宝丽多社长的舟木稔也记得，“去邓家吃水饺”是一大享受，滋味真的令人难忘，也记得邓丽君有一餐吃40个小水饺的记录。

水饺中有对家乡的怀念，对童年的记忆。对念旧的她而言，在包水饺的过程中有一家人浓浓的亲情，那是她最珍惜的岁月。在香港独居的日子，她常教帮忙做饭的明姊包水饺，一边包一边说小时候的故事，样样琐事都记得很清楚。

小学毕业后，邓丽君没有考上理想的公立学校，进了私立金陵女中。课业虽重，但她的歌唱天分在这时逐渐显露了出来。

1964年，她参加广播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曲比赛，以一曲《访英台》获得冠军，一鸣惊人的她引起了

星探的注意。1965年，她参加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以一曲《采红菱》夺魁，让人惊羨。

邓妈妈回忆说：“孩子很喜欢唱歌，我们也没有干涉。后来，我们知道正声广播公司歌唱训练班招生，就让她报名接受正式的歌唱训练。最终，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结业，又得了奖，信心大增。从此，她就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

有人认为，邓丽君是没有童年的，也有人认为她早慧老成，但她没有自怨自艾，她的童年生活其实比我们这一代只知道读书和考试的人更加丰富多彩。

原来，那个时代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二二八情结”，还没有完全去除省籍观念，全班50个学生，只有一两个是从大陆过来的外省子弟。不解事的孩子往往会成群结队地骂眷村小孩是“外省仔”，外省人也会不甘示弱地回骂台湾孩子是“猴崽仔”。

同住眷村的胡小姐就记得，那时外省孩子经常挨本省孩子的骂，男孩子多半会捍卫领地以打架来解决，邓丽君却喜欢“文斗”而非武斗。她会领着大伙儿唱歌谣，改编歌词去修理他们，歌词被改成什么样儿，事隔多年，谁也记不清了，但她那时的领袖魅力和对歌曲的诠释让

大家印象深刻。

唱归唱，骂归骂，小孩子们总是天真无邪、吵过就忘的。邓丽君在班上的人缘格外好，对户外运动很拿手的她，跳房子、跳五关、跳橡皮筋、跳土风舞等都像模像样，她一下子就融入了本省族群，台湾话朗朗上口，客家话也会一些，这种小学“族群融和”，对她唱闽南语歌曲可以说受益多多。

不过，外省人、本省人的“战争”，常让邓丽君感到很疑惑，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分彼此？她问过家人和老师，她始终相信同胞之爱应该无界限，她心中从没有省籍情结。

四海之内皆兄弟，族群应该团结，先要融入对方，才能在这个族群中发展，语言的隔阂是一大障碍。此后，她的语言天分便发挥得更好，闽南话、客家话、广东话总是一学就会。

邓丽君一直强调：“中国人没有省籍的分别，只有政治制度的不同，大家都是一家人！”

大陆，是她的原乡；台湾，是她的故乡。回到大陆自由自在地唱歌给爱她的同胞听，这是她的最大心愿，只是这个梦再也无法圆了。

（摘自《绝响——永远的邓丽君》姜捷 著）